



東國通鑑

三十一

共三十一

76
4060
18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三

高麗紀

高宗四

四十二年

宋寶祐三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蒙兵二十

餘騎到甲串江外○蒙兵百餘騎到昇天城

外命大將軍崔瑛慰諭瑛自城上維下酒饌

犒之蒙兵乃去遣平章事崔璘如蒙古獻方

物仍乞罷兵○車羅大屯舊京保定門外又

蒙兵五十餘騎到昇天城外○以所獲蒙古

馬分賜宰樞○二月車羅大遣阿豆仍夫等

伊6
4060
31-18



四人來王宴于梯浦館○蒙兵屯鐵嶺登州
別抄夾攻殲之○以都祭庫判官高鼎梅為
黃驪利川川寧楊根竹州陰竹等處蘇復別
監鼎梅耽于酒色剥民為利○崔沆進酒饌
于王台太子諸王宴于內殿作樂徹夜時民
多餓孳王制於權臣不得已設此宴○以崔
沆監修國史○京城解嚴○三月以諸道郡
縣經亂凋弊蠲三稅外雜稅諸道郡縣入保
山城海島者悉令出陸時公山城入保民飢
死者甚衆老弱填壑至有繫兒於樹而去者

高麗高宗

○北界兵馬使報永寧公縛隨蒙兵還縛在
楊根時弓箭陪郎將蔡取和曰捐妻子從公
絕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與叛
臣無異遂逃還逆豎鄭子明以告縛縛遣人
追斬之○夏四月蒙兵屯義靜州之境自兄
弟山至大府城彌滿原野○五月蒙兵三百
餘騎寇龍岡咸從等縣剽掠而去○六月遣
侍御史金守剛郎將庾資弼如蒙古進方物
○秋八月以崔瑄為殿中內給事賜紅鞋瑄
沆之婢妾出也沆無適子欲以為嗣使景琳

師尚起教詩筆權肆任翊教政事鄭世臣教
禮○蒙兵二十餘騎到昇天府京城戒嚴○
九月崔璘與蒙古使六人來留其使于昇天
館先入奏云車羅大永寧公領大兵到西京
候騎已至金郊宰樞議云館待使臣雖厚無
益璘曰若不得已遣使蒙古則今來使不可
不償接王遂出迎于梯浦○倉廩告竭王減
晝膳命名左倉別監尹平再三終不至王怒
甚欲令執政奪其官既而嘆曰今日我雖奪
之明日必復之何懲之有○冬十月蒙兵踰

高麗高宗

大院嶺忠州出精銳擊殺千餘人○十一月
詔曰旦莫相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
揆歲辛卯邊將失守蒙兵闌入晉陽公崔怡
躬奉乘輿卜地遷都再造三韓嗣子侍中沆
匡君制難遷都以後城闕完備宗廟告成萬
世永賴朕甚嘉嘆其益封食邑加贈考妣進
秩二子沆辭不受

臣等按麗之有崔氏猶魯之三家晉之六
卿齊之田氏滋蔓難圖雖英雄豪傑之主
尚難於駕馭况以高宗之暗弱而能處之

乎無惑乎怡沆之不臣而反受寵遇如是也

十二月以崔沆為中書令○蒙兵造船攻槽島不克

辰丙

四十三年

宋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蒙右兵謀

攻諸島遣將軍李廣宋君斐領舟師三百南下禦之○二月雨水銀○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敵卒敵附崔怡叅政房凡詮注一聽於怡無所可否或問其故對曰天假手於晉陽公吾何間焉人譏其諂○制諸道被兵凋殘租

高麗高宗

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闢地收租補經費又令文武三品以下權務以上出丁夫有差防築梯浦瓦浦為左屯田狸浦草浦為右屯田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為質於京謂之其人○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用別監時奉使者剝民橫斂以固恩寵民甚苦之反喜蒙兵之至○三月遣大將軍慎執平等于車羅大屯所○蒙兵到窄梁崔沆使都房分守要害○李廣宋君斐趣靈光約分道擊之蒙兵知而有備廣還入島君斐保笠巖山城城中

東鑑三十三

強壯悉投於敵，唯老幼在一日。君斐佯出羸弱數人於城外，以示之。蒙兵以為糧盡，引兵至城下。君斐率精銳奮擊，敗之，殺傷甚多。○夏四月，慎執平自蒙兵屯所還，言車羅大永寧公云：「若國王出迎使者，王太子親朝，帝所兵可罷。否則以何辭而退乎？」時車羅大永寧公屯潭陽，洪福源屯海陽，會宰樞議退兵之策。計無所出，王曰：「儻得退師，何惜一子出迎？」復遣執平于車羅，大屯所寄書云：「大兵回來，惟命是從。」○西北面兵馬使遣別抄三百擊

高麗高宗

蒙兵一千于義州。○大府島別抄夜出仁州境，蘇來山下擊走蒙兵百餘人。○忠州道巡問使韓就在牙州海島，以船九艘欲擊蒙兵。蒙兵逆擊，盡殺之。○蒙兵屠忠州城，又攻山城。官吏老弱，恐不能拒，登月嶽神祠，忽雲霧風雨雷雹俱作，蒙兵以為神助，不攻而退。○五月，慎執平自羅州還，言車羅大怒曰：「若欲和親，爾國何多殺我兵死者已矣！擒者可還，仍令三十人伴行，王宴于昇天閣，贈金銀布帛酒器等物。」○六月，遣將軍李阡率舟師二

百餘人禦蒙兵于南道阡戰于溫水縣斬數十級奪所虜男女百餘人崔沆以銀六斤賞士卒○郎將尹椿自蒙古軍來椿叛入蒙古有年至是逃還言曰諸將勸車羅大退屯西京辭以無詔曰吾寧死於此豈可退哉車羅大營將舟師七十艘盛陳旗幟欲攻押海使椿及一官人乘別船督戰押海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兩軍相持未戰車羅大臨岸望之名椿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砲故蒙兵遂罷水

高麗高宗

攻之具為今計宜屯田島內且耕且守清野以待策之上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豆三百斛超授親從將軍○是月車羅大屯海陽無等山遣兵一千南掠○先是樞密堂後官門下錄事權務八祿以上人費白銀六七十斤得拜叅職今因穀貴無一人請補者勅令衣冠子弟為之或辭職或逃避乃以五軍三官七品為首者受大倉粟供辦○秋八月葺新興倉賑崔沆家兵○遣將軍宋吉儒徙清州民于海島吉儒慮民愛財重遷悉焚公

私財物先是崔沆遣使諸道盡驅居民入島
內不從者火其廬舍錢穀餓死者十八九○
車羅大永寧公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大張
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
縣○九月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從帝入和
林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為辭守剛奏曰譬
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其前因獸
何從而出又冰雪慘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
能生哉帝嘉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
遂遣徐趾來命班師○平章事崔璘卒璘屢

高麗高宗

使蒙古有專對才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
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為我乎後俱沒戎兵
果如其言○車羅大等收軍北還○前西海
道蘇復別監宋克儼歛菴實三百八斛賂崔
沆卽拜御史人彌菴實御史○冬十月蒙兵
六十人寇艾島別抄盡擒斬之○車羅大管
下東京總管松山率妻來投崔沆館待甚厚
給宅一區米穀器物布帛奴婢松山白云非
以蒙古危亡而爾國強盛也我有三罪以此
來耳車羅大入南界以我鎮義州不能固守

又使我勸農蓄糧而禾稼不登倉庫虛耗又聞高麗兵來遣七十人刺探無一人返者此皆吾罪也○以崔滋為中書平章事○十二月加崔沆濟衆康民功臣號○學錄鄭瑛諧於沆曰河東監務盧成興鄉人李珪李昌結為兄弟邀陝州副使薛仁儉南海縣令鄭臯及茅俞汝諧僧明就等常置酒為樂誹謗國政題其門曰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各陳懷唱和有賢士捶胸曰倡雜得意秋之句沆怒斬成珪昌流仁儉臯等于海島

高麗高宗

丁

四十四年

宋寶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停蒙古春

例進奉宰樞以連歲加兵事之無益議罷之○夏四月原州賊安悅等據古城叛遣將軍尹君正即將權贊領兵討之君正與賊三百餘人戰于興元倉大敗之有人斬悅出降君正入城斬其魁松庇數正唐老等數人賈從者徙置于島○閏月崔沆死沆病篤王為放獄囚沆嘗以姪屬宣仁烈柳能曰若輔導成能獲承家業則君等之賜也及沆病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沆死

殿前崔良白秘不發喪按劍叱侍婢勿哭與
仁烈謀以沆言傳于門客大將軍崔瑛蔡植
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及書房三番都房
三十六番晝夜擁衛乃發喪王即以瑄為借
將軍又命為教定別監百官皆詣門吊賀沆
嬖妾心鏡羨麗慧黠瑄曾私之沆死之日納
後房寵愛日加沆本倡妓所出瑄母又賤故
時人讀簿書至倡妓賤隸之言則諱而不言
人有所仇怨者皆誣譖某人嘗公所出微賤
輒盡殺之○崔瑄叢倉賑飢民又給諸領府

高麗高宗

府各三十斛○以崔瑄為樞密院副使判吏
兵部御史臺事讓不受瑄復歸延安宅及靖
平宮于王府納其家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
于內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城中大饑
○赦二罪以下蠲丙辰年以上逋租○崔瑄
設私廩賑禁衛兵士及坊里人○五月遣起
居注金守剛即擄秦世基如蒙古○蒙兵三
十餘騎渡清川江趣龍岡咸從京城戒嚴時
蒙兵剽掠州郡往來不絕秦州副使崔濟與
其妻子俱被殺○六月贈崔沆為晉平公○

蒙古候兵入開京遣將作監李凝犒之蒙兵
至南京又遣李凝請退兵甫波大云去留在
車羅大慶分○議分田代祿置給田都監○
遣侍御史金軾如車羅大屯所○秋七月以
崔頊為樞密院副使判御史臺事頊辭不受
改授右副承宣○金軾自車羅大屯所安北
府還云車羅大曰王若親來我即回兵又令
王子入朝無後患○宰樞請遣王子講和於
蒙古不聽崔滋金寶昂等力請許之宰樞更
奏先遣宗親觀變然後亦可遣也乃遣永安

公僖贈車羅大銀瓶一百酒果茅物車羅大
問曰何為來對曰大人召還南下軍兵且禁
侵蹂木穀國王喜甚遣臣奉一觴車羅大曰
太子到日當退屯鳳州秋八月宰樞奏請遣
太子以活民命王猶豫未決宰樞議遣金軾
告車羅大曰待大軍回歸太子親朝帝所車
羅大許之復遣軾賫酒果銀幣獺皮茅如車
羅大屯所餞之以觀其意時內外蕭然計無
所出但祈禱佛神而已○蒙兵陷神威島孟
州守胡壽被害妻俞氏恐為賊所污投水死

之○九月蒙兵侵昌麟島甕津縣令李壽松
率別抄擊却之加壽松七品○金守剛還自
蒙古帝方自將伐宋守剛見帝於行營懇乞
回軍帝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以江華
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頊家又以河
陰鎮江海寧之田分給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冬十月閔偁自蒙古逃還以所佩金牌獻
崔頊且曰在蒙古時聞大臣密議今後不復
東伐頊悅給宅一區米穀衣服什器拜為散
員○十一月令四品以上議遣子蒙古便否

及備禦之策○遣安慶公溫左僕射崔永如

蒙古

辛戌

四十五年

宋寶祐六年蒙古
古憲宗八年

春正月流大將軍

宋吉儒于揪子島吉儒性貪酷謔事崔沆嘗
為夜別抄鞫囚縛兩手拇指懸于梁架合結
兩足拇指纏以重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
兩人交杖腰脅囚不勝毒皆誣服及為慶尚
州道水路防護別監檢察州縣人物八島有
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令
別抄執兩端曳投大水幾絕乃出稍蘇復如

之又奪人土田財物賤削無厭按察使宋彥
庠劾報都兵馬其黨金仁俊承俊等私謂大
司成柳玟待制柳能曰吉儒吾素所善者聞
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勢難營救五將
乘間善辭令公庶可免矣惟公圖之敬等不
得已陰戒堂吏停稟玟舅巨成元拔開之以
告玟玟怒流吉儒罵玟能仁俊等曰吾以爾
輩為腹心不疑乃何專擅若是耶皆俯伏待
罪仁俊父兄成本賤隸也背主投崔忠獻為
覲侍生二子曰仁俊承俊仁俊狀貌魁岸工

射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游使子羣飲為事
家無所儲朴松庇宋吉儒等譽於崔怡遂得
倚信每出入必使仁俊扶持授殿前承旨仁
俊通怡嬖妾安心配固城縣海島數年乃還
怡欲召沈為後仁俊有力焉及沈繼政拜別
將弟承俊拜隊正至是始與玟相疑或曰崔
玟以將軍邊軾郎將安洪敏散貧鄭漢珪為
江華收獲使攘奪民利百姓教唆○二月崔
玟以家奴李公柱為郎將舊制奴隸雖有大
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崔沈秉政欲收人心

始除公柱及崔良伯為別將聶長壽為校尉
至是奴等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
參職奴隸拜參自此始○蒙兵城義州○三
月柳敬等誅崔瑄瑄年少暗弱不禮遇賢士
咨訪時政其所與親信者如柳能崔良伯之
輩皆輕躁庸隸其舅巨成元拔與心鏡外施
成福內行譖訴黷貨無厭時又連歲饑饉不
能發倉賑恤由是大失人望及宋吉儒之貶
又與敬能金仁俊弟兄等交惡不與接見神
義軍都領郎將朴希實指諭攝郎將李延紹

高麗高宗

密謂敬仁俊承俊將軍朴松庇都領郎將林
衍攝郎將公柱隊正朴天堤別將同正車松
祐郎將金洪就及仁俊子大材用材式材等
曰瑄親近儉小信讒多忌若不早圖吾曹恐
亦不免遂定計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舉事
中郎將李柱聞之與率龍行首崔文本散負
庾泰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為書通瑄良
伯大材之妻父也大材以其謀告良伯良伯
佯從而密告瑄瑄急召能計議時日已暮能
曰暮夜無能為請以片簡諭夜別抄指諭韓

東鑑三十三
宗軌遲明台李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脫也
蛆然之大材妻在側聞之使告大材大材告
仁俊曰事急矣不如早圖既昏仁俊率子弟
趣神義軍見希實延紹云事泄不可猶豫乃
台集向所與謀者及別將白永貞隊正徐挺
李梯衍使衍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軌
殺之又台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
使人呼於道曰令公已死矣聞者皆集歎與
松庇等亦至仁俊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
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領衆即台樞密使崔

溫溫至又邀致鷹揚軍上將軍朴成梓議之
仁俊召良伯未及升堂別抄兵以炬火燒口
斬之衍又至日休家給曰令公喚子來可急
往日休曰令公夜何召我衍遂斬之仁俊又
令蛆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廣場燃松明
如畫衆人喧譟適大霧蛆家宿衛兵無一人
知者黎明夜別抄壞蛆家壁以八元拔壯士
也宿蛆家聞難驚起拔劍當小戶兵不得前
元拔自度不勝欲擔蛆踰垣而走蛆肥重未
果乃扶上蛆於屋葦以身當戶壽山突入擊

之中額喻垣而走別執兵追斬于江岸又索
頊及能皆斬之璪仁俊與昱詣闕百官俱會
泰定門外兩府及璪仁俊入謁便殿復政于
王王謂璪仁俊曰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
潛然泣下仁俊進曰頊不恤生民坐視餓死
而不賑賦臣等舉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
人望是日以璪為樞密院右副承宣松庄為
大將軍仁俊為將軍餘皆賜爵有差衍初名
承柱蜂目豺聲捷而有力量能倒身臂行或投
蓋于屋梁為大將軍宋彥庠廡養卒後歸其

高麗高宗

鄉鎮州蒙兵適至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
嘗奸人妻有司欲治之仁俊力請頊曰衍壯
士可用今因疑罪受刑太甚則將為無用也
頊釋之又薦為郎將故衍常呼仁俊為父
俊為叔父

臣等按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賊崔四世
執命罪逆既極天墜降罰高宗蒙天之福
誅累世之奸兇宜明正四賊不臣之罪斬
棺鞭屍快一國憤憤之心願乃優柔不斷

使亂臣賊子無所懲艾其能制林衍仁俊之跋扈乎

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禮畢出朴松庇金仁俊又率諸功臣左右別抄裨義軍都房等八殿庭羅拜呼萬歲發崔頊家貲分給有差○夏四月賜柳敬金仁俊朴希實李延紹朴松庇金承俊林衍李公柱等衛社功臣號其中有干賤隸者至子孫皆令許通一等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其次米百石彩段百匹甲第及土田各有差○賜五軍裨騎等

銀穀有差又賜篤廢疾者○以柳敬為樞密院知奏事左右衛上將軍敬力辭知奏事唯以上將軍仍為右副承宣○以年饑發崔頊倉穀賜太子府二千斛諸王宰樞各六十斛宰樞致仕及顯宮三品以上各三十斛三品致仕及文武四品各二十斛五六品各十斛九品以上七斛又賜兩班寡婦及城中居民軍士僧徒諸役人有差○幸王輪寺都房夜別抄裨義軍書房殿前擁駕而行觀者感泣○別賜夜別抄裨義軍人米三斛銀一斤布

三匹○蒙兵候騎一千八遂安界遣夜別抄
禦之○金仁俊柳敬請誅李柱崔文本庾秦
朴瑄喻甫等王曰此輩狂惑惟圖目前何知
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敬等固
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為卿等可自為之
乃起八內墩等伏地謝罪遂流柱等于島○
王聞車羅大遣使來覘出陸之狀即出百官
于昇天府移市肆修宮闕○五月王御昇天
府闕引見車羅大客使波養等九人○以濟
州貢馬及崔頊所畜馬分賜四品以上○博

州人避兵入保葦島國家遣都領郎將崔又
等率別抄鎮撫之州人叛殺又及指諭尹謙
監倉李承璉又所領兵皆逃匿蘆葦間跡而
盡殺之遂投蒙古唯校尉申輔周乘小舟逃
來告於兵馬使即遣兵追之取婦女幼弱而
還遣將軍朴堅郎將金君錫宣諭葦島○北
界知兵馬事洪熙免以判秘書省事金之岱
代之熙耽嗜女色不恤國事一方離心○六
月蒙古余愁達甫波大等各率一千騎來屯
嘉郭二州○車羅大遣波乎只等六人來王

東鑑三十三
幸梯浦館引見波乎只傳車羅大之言曰皇
帝勅云高麗國如實出降雖鷄犬一無所殺
否則攻破水內今國王及太子出降西京則
便可回兵王曰予既老病不可遠行乃遣永
安公僖知中樞院事金寶鼎如車羅大屯所
○蒙兵候騎過西京京城戒嚴○流樞密院
使崔昱于黑山島昱僮敢言臨事果斷故
仁俊之誅崔頊也邀致議事其後仁俊等籍
頊家得書一通乃昱子別將文本告仁俊之
謀也乃流文本于島昱有怨言忌者謂仁俊

曰昱怨公等恐他日生變仁俊遂啓于王曰
昱恃家世驕傲嘗廷叱上將軍趙晟今又怨
臣等皆不自安請罪之王不許仁俊等力請
王不得已流之○蒙兵候騎到塩白等州余
愁達屯兵平州寶山驛○金寶鼎與余愁達
所遣客使八人來王幸梯浦館寶鼎奏曰余
愁達語臣云皇帝以高麗事屬我與車羅大
吾以爾國降否決去留耳國王雖不出迎若
遣太子迎降軍前即日回軍否則縱兵入南
界對曰太子當來見耳秋七月復遣寶鼎如

余愁達屯所請以數騎來見太子於白馬山
余愁達曰我往見太子乎太子來見我乎寶
鼎曰非敢煩大官人見柱只畏大兵耳余愁
達曰太子如欲見我期於猫串江邊尋遣譯
語康檮齎酒果慰之仍覘事變又遣真外郎
李祿綏曰太子有疾待疾愈往見余愁達遣
使來曰國王縱不出迎太子有來見之約吾
欲回兵然使者往復數四而太子不至是侮
我也今欲知一決又遣使介惟國王生死之
三亦不出迎遣人辭謝余愁達怒縱兵侵掠

○宦者金仁宣性溫雅王甚愛重及衛社之
後仁俊啓事仁宣出入傳旨且相倚賴仁宣
年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仁俊力請除參
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為例終不許

臣等按宦有官昉於周禮所以掌宮闈掖
庭之職供掃除之役通內外之言而已後
世任使失宜亂齊者貂禍吳者閹愚秦者
高及漢初只用黃衣數人以備洒掃高后
以後任用漸廣以刀鉞之賤擅威福之權
前有弘恭石顯後有曹節侯覽以誤漢家

唐則至以為觀軍容使若李輔國魚朝恩
田令孜楊復恭之徒相繼竊權委裘天子
奴隸宰相濁亂天下而唐亦遂亡歷代宦
寺之禍其慘如是今觀高麗氏五百年間
政治規模可稱者少而唯不許宦官參職
一事遠過前代蓋自祖宗家法如是故雖
以高宗之昏庸權奸之脅請而終不許豈
不為可稱者乎後之為人君者寵任刑餘
使之位極寵極焉極極以至於亂極者
可不取法於斯乎

殺少卿文璜初有權施者娶崔瑀妓妾女得
拜僕射致仕子守鈞拜將軍璜為守鈞女壻
拜少卿及施父子因事見罷璜又彼誅璜心
常快快欲殺仁俊為璜報仇璜之二子光旦
英旦與隊正崔注中部錄事柳宗植慶平宮
錄事李秀之校尉玄君壽等交結一日璜與
注及秀之密諭其志皆許諾因招君壽議之
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植宗植許之乃與璜
父子會密室屏左右謀之將欲各因所親勇
士舉事宗植徃前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

弓劍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能效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問恐禍及已遂往告所親右邊指諭白永貞傳告仁俊遠捕宗植問之果服仁俊以宗植素狂其言戲耳嚴責放之君壽問宗植被鞠奔詣夜別叔榮告璜等謀仁俊聞之鞠璜注光旦英旦秀之等殺之流守鈞父子宗植于島盲僧伯良以上吉凶投于海籍璜守鈞家產賜仁問君壽又籍伯良家產○蒙古誅其東京總管洪福源初永

寧公縛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漸與積不平及校尉李稠逃入蒙古依縛一日福源密作木偶人埋地沈井以呪咀稠覘知之奏于帝帝遣使驗之福源謂縛曰公受恩於我久矣何反使讒賊陷我耶所謂養犬反噬其主也縛妻蒙古皇族也聞其語大怒奏帝帝遣使蹀殺福源以故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都兵馬宰相奏功臣柳璩金仁俊朴希實李延紹金承俊朴松庇林衍李公柱等奮忠舉義再造王室匡正三韓帶礪難忘宜爵

其子賜土田減獲圖畫壁上各陞鄉貫之彌
若崔忠獻罪盈惡稔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
圖畫罷廟庭配享從之○八月車羅大以兵
來屯舊京遊騎散八景天府交河峯城守安
童城掠人民牧羊馬○車羅大遣蒙古大等
來曰太子出則兵可退矣王曰太子有病豈
能出哉○蒙兵攻西海道嘉殊窟陽波穴皆
降之陽波穴有上中下三穴蒙兵自山上絕
下甲士於上穴口槍斧皆不得入爨草投穴
中遂安縣令朴林宗自縊死防護別監周尹

高麗高宗

率別抄出戰士率皆潰尹中流矢死嘉殊穴
別監盧克昌亦被擒○九月蒙兵三百餘騎
來屯甲串江外○發崔頊家產自諸王宰樞
以至權務隊正賜布有差○廣福山城避難
吏民絞防護別監柳邦才降於蒙兵○蒙兵
自窄梁來屯甲串江外籠絡山野○冬十月
遣全光宰饗車羅大請退兵○高和定長宜
文等十五州人徙居猪島東北面兵馬使慎
執平以為猪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以十
五州徙保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

平強驅而納之人多逃散徙者十二三○忠
州別執設伏朴達峴狙擊蒙兵奪所虜人物
牛馬兵仗○十一月以崔頊所畜馬分賜文
武三品○金承俊林衍等殺將軍禹得圭指
諭金得龍別將梁和流郎將慶元祿于島初
柳璈誅崔頊置政房于便殿之側掌銓注凡
國家機務皆決焉承俊自謂功高秩卑心常
快快璈聞之謂承俊曰以公之功雖一日九
遷亦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卿以隊正
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不超資也承俊益

銜之璈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
衍等諸功臣忌之璈于仁俊仁俊以聞于王
王欲奪其權罷璈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
璈所善者得主得龍稔知元祿璈聞之詣闕
語仁俊曰卿始與璈同心舉義復政王室有
如骨肉之親雖善讒者不能間也豈圖今日
如是耶仁俊愧謝諸功臣不言而退遂斬得
圭等○十二月東真國以舟師來圍高城縣
松島焚燒戰艦○蒙古散吉大王等領兵來
屯古和州之地慎執平自僑寓竹島糧儲乏

少分遣別校請粟於朝廷催運他道守備稍懈龍津縣人趙暉定州人卓青等與朔方道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兵乘虛殺執平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及京別校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遂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以暉為總管青為千戶○遣將軍朴希實趙文柱散真朴天植等如蒙古請達魯花赤曰本國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故爾今崔頊已死即欲出水就陸

高宗

未巳

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比之鼠穴為猶所守不敢出耳○達甫城民執防護別監鄭琪等投蒙古○諸道禾穀盡為蒙兵所獲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蒙古攻成州岐巖城夜別校率城中人與戰大敗之城中饑人相食移于昇天府新城給糧與田○以大饑發倉賑宰樞寡婦前銜六品以下官及諸衛軍坊里人○遣刑部侍郎李凝如西京五萬戶屯所郎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如東界蒙兵屯所器成貞有等至文州寶龍驛

叛民與蒙兵三十餘人殺之并及僉從十三人掠其國驢而去○大倉御史奏倉廩已匱無以頒祿乃以崔頊別庫米一萬五千石補四品以下祿俸○以蒙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紛平章事崔滋樞密院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降便○二月登和州等諸城叛民自稱官人引蒙人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批出擊盡殲之○判衛尉事河千旦率千旦善屬文事大表箋多出其手○燃燈宴諸

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史臣曰國家自被兵以來停燃燈宴已六年况今東北盡為賊巢西南浮寄海島而道瑾相望倉廩罄竭王當小心翼翼宵衣旰食仁政是施武備是修猶懼不保慮不及此而耽樂之從王既衰老視蔭榻日固不足責矣當時之侍宴者豈無一二有識者而乃與王拍手助樂如在大平之日而

無一言諫之何哉

創離宮于摩利山南先是校書郎景瑜請於是山創闕則可延基業從之○李凝還自西京王萬戶謂凝曰汝國王不愛百姓耶何聽尹椿松山之言不出降乎降則秋毫不犯時王萬戶率軍十領修築西京古城又造戰艦開屯田為久留計○三月別將朴天植偕車羅大使者溫陽加大等還初朴希實趙文柱至車羅大屯所謂曰我國但為權臣所制違忤帝命者有年矣今已誅崔竑將復舊都遣

高麗高宗一

太子朝見車羅大等喜形於色曰若太子來則須及四月初吉至是溫陽加大問太子入朝之期王以五月對溫陽加大怒曰我兵進退在太子行李遲速善待五月何其晚也王不得已約以四月仍贈金銀布帛溫陽加大又云欲見太子面約太子出宴于重房○東真國兵率登和州叛民屯於春州泉谷村有神義軍五人詐稱車羅大使者馳入其屯曰解爾弓劍置于一所咸聽元帥教命高麗太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器成而奪國贖

乎爾罪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召別校
兵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璽及器成等
衣服而還○王不豫赦○夏四月王病篤分
遣近臣禱諸神祠道殿赦二罪以下○遣太
子俛奉表如蒙古叅知政事李世材樞密院
副使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百官餞于郊歛
百官銀布以充其費國驢馱馬三百餘匹以
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者少○命營
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先是王召術士郎
將白勝賢問延基之地對曰幸穴口寺談揚

法華經又創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勅兩府
令勝賢與校書郎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
論難利害勝賢以數馬馱道錄佛書陰陽圖
讖左抽右取詭辯不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議
鋒王皆從之○移御閔修第承宣李應韶鄭
世臣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事故不以
為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宿與修閉
門圍碁擁妓酣飲時譏憤之○五月慈雲寺
池赤沫如血寶文閣校勘姜度去新羅虎景
王時大觀寺池水赤其年王薨今茲王疾殆

不瘝乎○六月蒙古元帥松吉遣使來毀江
都城郭先是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漲從者皆
請留宿以待水落太子不聽遂至東京東京
人曰明日大兵將向高麗太子遣李世材金
其鼎各以白金五十斤銀尊一銀缸一酒果
等物遺元帥余愁達松吉大王太子見松吉
松吉曰皇帝親征宋國委吾等征爾國業已
發兵爾何來耶太子答曰我國惟皇帝及大
王之德是賴僅保餘喘將奉觴于大王及諸
官人然後入覲于帝故來耳松吉曰汝國已

高麗高宗

離江都乎太子曰州縣民已出島王京則
皇帝區處以徙都耳松吉曰王京猶在島中
何可罷兵太子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
兵故今我來耳兵若不罷小民畏懼逃竄後
雖敦諭誰復聽從大王之言其可信乎松吉
等然之駐兵不發乃遣周者陶高等來壞城
郭遂壞江都內城周者等督役甚急諸領府
兵不堪其苦泣曰若知如此不如不城城廊
摧折聲如疾雷街童巷婦皆為之悲泣周者
等曰外城猶在可謂誠服乎盡壞乃還即令

祖

都房壞外城時人以謂內外城盡壞必有以也爭買船船價湧貴○壬寅王薨于柳墩第大將軍金仁俊欲奉安慶公嗣位兩府議曰元子繼體古今通議况太子代王入朝而以弟為君可乎遂頒遺詔曰余德薄負重疾病彌留惟王位不可久虛矧予元子其德足以升聞于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受嗣王之令嗣主未還間軍國庶務聽於太孫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奉太孫諶入大內權監國事謚安孝廟號高宗○遣

別將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李齊賢曰王舊學於俞升且享國垂五十年蓋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悅之而天佑之也

史臣曰高宗之世內有權臣相繼擅執國命外有女真蒙古遣兵歲侵當時國勢岌岌殆哉然王小心守法包羞忍恥故得全寶位終見政歸王室敵至則堅城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太子執贄親朝故率使社稷不殞而傳祚有永云

秋七月平章事宋恂卒恂以知禮聞雖在懸
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蒙兵自西京闌入
青松安嶽豐海州驅掠人物而去○八月朴
希實趙文柱偕蒙使尸羅問等來帝賜希實
文柱金符為萬戶初希實等謁帝于陝州帝
曰汝國王每食言汝等何為來耶希實具陳
表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帝
曰爾等既欲與我同心何憚我兵駐爾境且
西京以外嘗為我兵駐處爾國若速出島第
勿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汝國則可與俱

高麗高宗

還如入吾地其以單騎來朝○朴天植偕也
速達使者加大只大等還云也速達曰凶事
不達帝所其與吾使還去太孫曰大朝使不
可以凶服迎當服皂鞋以迎其留使外館以
待終制○己未葬洪陵太孫釋服○冬十月
也速達使者韓洪甫來洪甫本柵城人嘗怨
其兄洪弼叛投蒙古也速達愛之如子至是
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銀人莫知之
且吾兄家產頗饒聞今已死請往收財物及
吾藏銀而來也速達許之洪甫來言於朝曰

我之投蒙古以吾兄故耳非背國也後也速達牒云韓洪甫向者托以取財物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之約不固者實由如此姦人也請捕送時洪甫歸其鄉遣夜別執追捕○諸功臣畋于江外置酒張樂達曙當國恤遊畋宴樂時議譏之○濟州舊俗凡男年十五以上者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受而分之以故守宰雖貪皆致富或坐贓汚及金之錫為副使即蠲豆馬之貢選庶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

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十一月李世材偕蒙使於散等來世材在燕都洪福源子使人訴於帝曰高麗出降非真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速達曰間有讒者願勿聽也速達即收福源子遣於散偕世材來審出陸之狀於是發軍三十領創宮闕於舊京於散責以出陸稽緩大將軍朴希實曰頃者吾與尸羅問謁帝勅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營宮室限三載罷兵待營構畢即令出居况今嗣王未還臣等

何敢自專且帝豈妄言耶於散默然○蒙兵入坡平縣驅掠人物潛遣銳卒擊之○閏月兩府請除授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撫至於選授非所敢專必待君父之還兩府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以為藩垣全校尉隊正死者大半不可不補闕太孫勉從之乃除授五品以下○十二月蒙兵入松都別將大金就擊走之○門下平章事崔滋三上箋乞退以中書平章事金起孫兼門下平章事○也速達使者阿介等來太孫宴阿介阿介等詰曰尹

高麗高宗

椿閔儻洪甫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之不還何也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未獲尹椿閔儻流遠島阿介曰死者已矣若洪甫尹椿草可率以還對曰流者路遠水深不可計日而致亡命者逃匿幽險亦難捕得阿介曰幽除亦國之地何不得之有於是召還閔儻

